



屈从的悲哀
谁推荐的人？
说“父范”

文明的成长

关于“加强领导”
惴惴不安说道德
逼出来的制度
文明的野蛮
法的断想

暮
远◎著

想、有骨性的人。
杂文乃人的思想见识的文字反映，也乃人性的印证。我敬畏杂文，实是敬畏有思

文明的成长

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U10613207

屈从的悲哀

谁推荐的人？

说“父范”

文明的成长

关于“加强领导”

惴惴不安说道德

逼出来的制度

法的断想 文明的野蛮

文明的成长

暮
远◎著

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明的成长 / 暮远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 10
(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)
ISBN 978-7-227-03992-1

I. 文… II. 暮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 162479 号

文明的成长

暮 远 著

责任编辑 刘建英

封面设计 石 磊
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11.5

字 数 140 千

印 数 2500 册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992-1/I·1058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》总序

●牛撒捺

中国当代文学以小说为正宗,宁夏亦然。

杂文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,无疑是在主流之外,基本上处于边缘状态。但是,这个开放的时代它又不能缺席。

20世纪80年代,宁夏的文学创作事业进入旺盛期。进入90年代以后,宁夏文学新人辈出,新作大量涌现,质量不断攀升,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。人们惊呼:宁夏青年作家林在崛起,宁夏文学队伍不再“一枝独秀”。有多位作家获得包括“鲁迅文学奖”在内的许多全国奖项,其中有些作者在全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。有人说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呈现“井喷”状态,已成为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产品和宣传宁夏的一张“名片”。

我们在热眼关注宁夏文学的时候,不要忘了把余光投向另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,那就是宁夏杂文军团,在宁夏文学整体蓬勃发展的同时,宁夏杂文始终没有掉队。

作家吴若增先生从写小说转到了杂文随笔创作。他说比较起来,小说那种文体其实是一种“狡猾”,而杂文这种文体,则无异于一种“憨

直”。他有一句话很有名：杂文是你的裸体。他说写杂文时你会有意无意地交出你的经历、你的教养、你的学识、你的个性、你的品格和人格、你的思想和追求，交出了你的真诚或虚伪、你的深刻或浅薄、你的勇敢或胆怯、你的渊博或无知、你的高尚或猥琐、你的超脱或世俗、你的谦和或张狂、你的大度或小气……从而，你就必然地，有意无意地，把自己的面具摘下，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脱光，给这个挑剔的世界以一个裸体。小说、散文作为主流文学，其发展有各级党和政府的扶持，有那么多人关心，还有专门的阵地。与之相比，杂文非但不能当作“名片”，相反的是处处让人“不待见”。人们的“不待见”可能就是你的过于真诚的“裸体”。

杂文事业是比较艰辛的事业，也是风险性比较高的事业。有人说，如今杂文对社会现实的敏感，还不如现实社会对杂文的敏感。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，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，但杂文作者踩雷的事情却仍层出不穷。因为一篇文章，甚或一个标题、一句话而惹来麻烦的事仍然不少。这是杂文作者命中注定的华盖运，也是杂文作者价值之所在，使命之所在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杂文一律“新基调”了，杂文如诗歌般软绵，杂文成了大众情人，成了富商巨贾官员政客的精神之妾，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，杂文作者还写它干什么！乐观地说，我们处在一个杂文的时代，因为这五彩斑斓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杂文创作素材，因为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的人们更渴望自由的表达。

中世纪欧洲哲学有一个命题，哲学家们在求证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。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一个针尖上能站无数有血性有钙质有理性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杂文家。对宁夏的杂文家，我只想，到针尖上去跳舞吧，把空间利用到极致。针尖上跳舞，说明我们脚下的地面不大，而且还会戳脚。但是，在针尖上跳舞，是勇者的事

业,是很惊险很刺激很有激情的事业。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舞者,也是历史的舞者。

近年来,宁夏的杂文界颇为活跃,在出版杂文学会会员文集《美丽的谎言也是谎言》《杂文:宁夏十人集》《思想的地桩:宁夏杂文新人作品选》的同时,连续举办了四次宁夏杂文大赛,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杂文作者的创作势头。宁夏杂文人很清醒,我们知道,杂文不能兴邦,更不能乱世。但是,宁夏杂文人始终遵从内心的选择,担起一个匹夫的责任,我们是和谐社会的自由言说者。最近,宁夏杂文学会要向社会隆重推出十位杂文作者的杂文集。这套“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”的出版,是为了向社会集中展示杂文家的实力。通过读者集中的审视,期望拓宽宁夏杂文作者的创作之路。以如此规模来推动地方杂文发展,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杂文组织中也是罕见的。从这个角度看,宁夏杂文的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。

前不久,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,张贤亮先生写了一篇《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》。他认为,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、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,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,大大超过五四运动。追求独立思考、自由表达是杂文的基本要求,也是知识精英的使命使然。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,宁夏杂文学会推出这套丛书,这是宁夏杂文界的幸事,也是宁夏文学界的幸事,是宁夏人思想解放的见证。虽然,这套丛书存在诸多不足,但是,宁夏杂文人集体放言,其本身的意义要甚于一切。

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风暴其实起始于人的解放,那么,今天的思想解放我想至少应该从自由表达开始。关于宁夏杂文人,我想说的是,不恨你们飞不高,我只恨天不高。针尖上跳舞是很刺激,很邪乎,但咱

不能老这样干吧,太悬了。让我们脚踏实地,把心放到肚子里,好好地写自己的放胆文章。我想,这不止是宁夏杂文的企盼,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企盼。还好,我们解放思想脚步从未停歇。

2008年8月

目 录

《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》总序 牛撒捺 / 1

“杀”与“看” / 1

漫话“代表” / 3

再说“代表” / 5

“知政”与参政议政 / 6

“书”的闲话 / 8

“饮酒”杂说 / 10

忽然想到 / 12

闲 / 14

“认真”乱弹 / 16

忙 / 18

真 话 / 20

短一些 / 22

杂 感 / 24

麻将桌上皆“君子” / 26

灯下漫笔 / 28



病	/ 30
让	/ 33
再说“父范”	/ 35
屈从的悲哀	/ 37
随想随录(一)	/ 39
随想随录(二)	/ 41
随想随录(三)	/ 43
谈劝酒	/ 44
给谁提希望	/ 46
“好出门不如赖在家”	/ 48
走极端	/ 50
“原则”就是非原则	/ 52
做人难	/ 54
说“父范”	/ 56
会场也是考场	/ 58
等级制——一条无形的链	/ 60
为了生存	/ 62
呼唤不再呼唤的爱心	/ 64
家政的情形	/ 66
腐败现象起因别解	/ 68
“极少数”之外	/ 70
“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”吗	/ 72
“教育”质疑	/ 74
说古谈今话人才	/ 76
不仅是孩子们怎么活的问题	/ 78



“总形势”与“分形势” / 80
文明的成长 / 82
民主是人的素质的体现 / 85
哀选举 / 87
教鞭 / 89
善待生命的选择 / 91
一把手的作用 / 93
我们的责任 / 95
活得简单才轻松 / 98
谁推荐的人? / 100
分配不公问题 / 102
反腐败与监督机制 / 104
法的断想 / 106
幸亏还有“最高” / 108
研究一下“犯罪成本”问题 / 111
舆论监督与有偿新闻 / 114
政府也要依法行政 / 116
地方保护主义 / 118
“优秀”怎样产生? / 121
关于“加强领导” / 123
惴惴不安说道德 / 125
假如不是公丕汉办案 / 127
逼出来的制度 / 129
此类反面教材还需要吗? / 131
权力与监督 / 134



“一点”和“其余”	/ 137
保护一种精神	/ 139
为谁掌权让谁监督	/ 141
但为自己讳	/ 143
教师的地位	/ 145
体制与监督	/ 147
素质的标牌	/ 150
人大是“二线”?	/ 151
文明的野蛮	/ 153
不能说	/ 156
教化的力量	/ 158
关于解放思想	/ 160
以权力制约权力	/ 163
解放思想与人的素质	/ 166
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	/ 168
期待健全与完善的法制	/ 171

跋 / 173



“杀”与“看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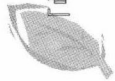
“杀鸡给猴看”原是那耍猴人降制猴子，让它听任摆布的一种把戏。

猴子是精灵的，因而总也能于危险之中化险为夷。可你也得承认，人比猴子要精灵得多。或许正是这个缘故，把“杀鸡给猴看”的把戏搬到人类社会，日久天长，它的效力便日渐衰退，以至到后来，尽管“鸡贼”的血流成河，那“猴头”们连眼皮都不曾眨巴一下。不眨眼不说，还要极有理地来一句：这帮，该杀！俨然一副君子风度。这且不说，有时，这“猴子”也能捋袖提刀地当着众人的面，愤愤然宰杀几只“鸡”，那场景，简直能让你激动得涕泪纵横而欲感恩戴德了。

“杀鸡给猴看”看来已不灵验了。那些“猴精”们非但对自己的行径不加收敛，反而更加有恃无恐。于是有仁人智士呼吁：不妨“杀猴给鸡看”。

诚然，杀了“猴”“鸡”自然解气得很：先前只杀我们，便宜了你“猴头”，眼下叫你也尝尝这“宰割”之苦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杀了“猴”，“鸡”未必因此而安分守法，循规蹈矩。想想看，他们连法律、牢狱都不放在心上，更不必说他们的同类被杀得堆积如山、血流成河，与己毫无相通之处的“猴”的“牺牲”又怎能唤醒他们罪恶的灵魂。

想那杀“猴”人，你杀便杀是了，何必又要让“鸡”去看呢。说穿了还不是想杀“猴”以自耀：瞧哇，我该多么了不起，我真杀“猴”啦。就您手





下那“猴”，恕我直言，简直“猴孙子”一个，不过，这一“看”不打紧，倒真让人看出点名堂来，原来这“猴”还是十分不容易杀得的——只见刀舞，却不见“猴”死。

“杀鸡给猴看”不奏效便想到“杀猴给鸡看”，若“杀猴给鸡看”依旧不奏效（且不说“鸡”们究竟能看到有几只“猴”被杀），又当杀谁给谁看呢？——一个扰人的问题扰得我们自己也难以清爽。

“杀”与“看”，其关键是“杀”，与之相比，“看”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。但若真要杀给谁看，窃以为，那该杀给“猴”的同类看。

1989.5.12

漫话“代表”

代表者，乃代人民表达、表述、表决之意也。显然，代人民而不表达、不表述、不表决者，那是不够格的。但若表达、表述、表决却不代表人民者，自然也不够格。

可眼下关于“代表”，颇有些让人费解之事。第一件费解之事，便是“代表”的产生。尽管大众和舆论近年来常咀嚼着“选举”一词，可老是咀嚼不透。我有幸当了十余年公民，却总也没有机会行使一次宪法规定的那份神圣的选举权。去年一日，终于荣幸地在代表未去“代表”之前，在单位墙面张贴的一张大红纸上，见到了代表们的尊名。可与同行者琢磨了半晌，终了也没弄明白代表们是些何许人。之后，我又满怀未主动尽公民权利义务之愧意，求教于本选区公民，不料被问者皆摇头曰：无可奉告。既然不知代表为何许人也不知如何产生的，我就便引出第二件费解之事：“代表”了解公民的意愿，知道大众的呼声吗？人民代表不认识本选区人民，人民也没有选举代表，代表咋能知道民思想民心？既不能代民而表，这代表资格的“合格度”自然就值得推敲了。由此，我又生发出第三件费解之事：“代表”究竟在代表谁？既然没有代表本选区的选民，那就可能代表着你自己。假如这位代表是个合格称职的个人代表者，也未尝不可。怕就怕是个个人于饭庄酒肆宴请了某“代表”，向某“代表”许以“锦绣前程”，甚至于以组织名



义、领导身份命令某为“代表”。那么,这“代表”可能就要昧着良知,违背人民的意志,成为只听别人使唤的“丫环”了……

诸位一定听说了“老大哥”前不久举行的那场选举。这全民公开选代表的做法,犹如一股清风拂面。苏维埃人民以自己的思想和喜好自由选择自己的人民代表,当然也就能代表人民。

外面的世界既已向我们敞开,人民便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国家,把外面先进的、民主的、科学的东西引进并为我所用。“人民代表”的产生,也应当如此。

1989.5.18

再说“代表”

人民代表,说到底,是一种责任的象征。人民选代表,首先考虑的是代表代他们参政议政。故而,当代表者,断然不可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。这其实是极其简单明白的道理。然而,道理的简单却并不能意味着实践的易行。

就说眼下的“人民代表”吧,劳动模范、先进生产者自然不能没有,文化名人、艺林新星、体坛高手也不可或缺,照顾进去按比例平衡的各方那就更不必说——这是政策优越性的体现。看上去,代表们确有代表的代表权。只是,谁能再深层分析一下,有些代表似在参政议政而又有多少能力?

小可绝无对那些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名流妄加非议之意。但人民代表不是一种荣誉称号,不能以“荣誉”来衡量其合格度;人民代表也不是满盘待分享的甜果,以至“照顾”诸多人等的地位与情绪,人民代表实实在在是肩负着神圣的职责,要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的能力。

名流们尽可以各领风骚,名震山河,但是否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机会?劳模们自会与时间赛跑,一年干完三四年的活,但是否有了解全局的机会,视野和判断力如何?按比例,搞照顾人民代表,平衡性是有了,全局性也可体现,但能否保证达到参政议政的愿望之实现?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。所以,今天谈谈这个问题,大概尚不至于被指责为无稽之谈吧。

1989.6.29





“知政”与参政议政

人民选代表，自然是代他们去参政议政，但代表除却具备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外，还须有参政议政所必备的条件。这条件，就是掌握和了解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事务活动情况的权利，也就是知政权。

在那众多的代表中，确也有代人民而不表者，之所以如此，参政议政的能力差，大抵是缘由之一，但又不是唯一的缘由。没有机会和条件去掌握了解作为代表应该掌握了解的情况，没有“知政”权，大抵也是原因之一。

常见有代表于人代会期间提出诸如“门前修条路，屋后建座桥，小巷挖个排水沟”之类的问题。但若涉及政府及“两院”的工作时，则“不知今夕是何年”了。平心而论，如此代表，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代表。那么，怪代表吗？不能。他除了掌握和了解路、桥、沟之类的身边日常事务之外，实在也无从知晓政府和“两院”的内情。那么，他又为何不去了解呢？不是他不去了解，而是他缺少这样的机会和条件。除了每年例会之前的视察外，代表们很难再有机会去全面了解他们作为代表应该了解的情况。即使是例会之前的那一次视察，也的确只能称它作“视察”——用车拉着代表们走马观花般的走一番。如这般的视察，代表们了解的程如何，能否很好地发挥“知政”权，心中有无“参政议政”的路数，不能不让人怀疑。